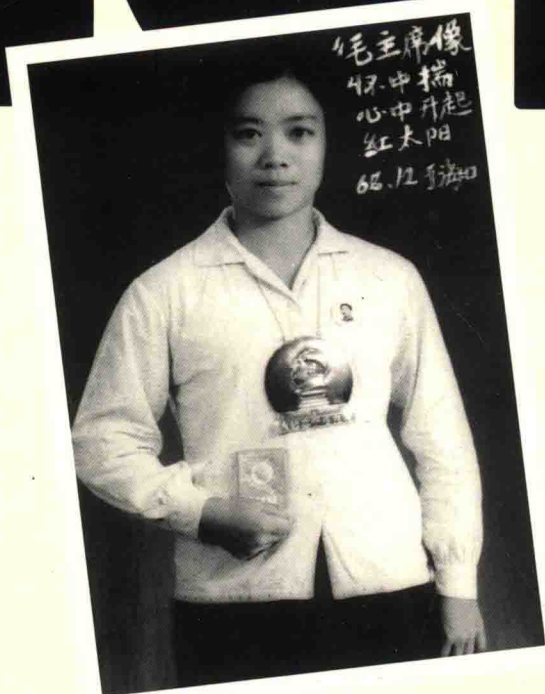


# 2012



一个海南知青部落的口述史

# 星 迹 部 落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陈祖富 林育华等著

## 目 录

**开篇** 我在大岭 40 年的知青生涯/3

“我在大岭呆足了 40 年!” “开船佬”的经历, 是大岭知青的缩影。

**1 那片灰蓝朦胧的南海**

琼州海峡的海浪, 录下了知青下乡之路的艰辛及他们对下乡之路的思索。

船上不知是谁大声呼喊“战场上见”/11 茅草房顶有一线能看得见的星空/13 向着我命里注定要承受的“知青”生活驶去/16 连队第一晚, 我们不肯下车/18 小小一个琼州海峡, 把你弄得毫无办法/19 探家, 露宿大钟楼下/23 我已经同知青的血脉融会在一起/25 爸妈亲手为我缝制灯芯绒外套/27 广东省慰问团来到我们团/28 “希望你们紧跟毛主席”/30 大岭安家的经历一生难忘/33 “你要撑下去, 天无绝人之路”/35 我总觉得大岭的芒果最甜/37 我有生以来喝到的第一口海水/39 十元钱, 走天涯/40

**2 那处云绕山耸的林莽**

五指山麓的林莽, 不会忘记知青在劳动中洒下的汗水。

我在大岭“南征北战”/47 饭盒更像个洗脸盆/50 自学成“裁”/52 榨糖, 那五天五夜/53 铁姑娘打井/55 我做了 5 年“伙房佬”/57 为橡胶树苗“洗霜”/60 看红旗插在谁的山头/61 深山砍木/64 在太阳没升起的时候割胶/66 盖房大会战/68 机耕地上的苦与乐/69 披月夜战 迷失山头/70 鸡蛋飞进婴儿的摇篮/72 牛大哥, 你在哪里……/74 为什么偏要找我养猪呢/75 床底下长草的日子/78 我的第一把锄头/80

**3 那座珠碧闪光的水坝**

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水电站大坝作证, 知青们在蹉跎岁月中并不蹉跎。

我摁下了水电站启动的按钮/85 那段难忘的艰苦历程/89 哎呀, “小姐们都昏过去了”/90 “反潮流”英雄是这样产生的/92 潮汕刺绣女的“铁肩膀”/93 从肩不能挑到重担在肩/94 我喜欢窑膛里熊熊的烈火/96 从小青年到大师傅/99 桧仔学接生/101 找回失落的大米/103 “这支笔, 是我战斗的武器”/105 我的赤脚医生之路/107 入团的波折/111 苗圃地消除了我多年的寂寞和苦闷/113 把汗水洒在艰辛的橡胶科研中/116

## 4 那道蜿蜒流淌的溪流

蜿蜒流淌的大溪河，像一道色彩斑斓的胶卷，映下知青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苦中作乐的一桩桩趣事。

青涩时代的天体浴/123 一锅绿豆粥/125 遇到最大的一群野生猴/126 我从头到脚都是血淋淋的/129 连队里的迎春大会餐/130 菠萝蜜的诱惑/132 邮票也曾做“面膜”/134 第一次在农场洗澡/135 茅草房前的那口水塘/136 大溪河上放“生钓”/137 猎趣/140 小鷄哥成了好伙伴/149 多舀一匙猪油贺生日/150 “龙凤虎”汤的故事/151 军装与白鞋/153 大溪河抢鱼记/154 噢耶，阳春面/156 “有猪肉食啰”/157 看电影/159 我参加了军事演习/161 不同味道的两次“尝鲜”/162 豆豉，辣椒叶，菠萝蜜/164 “拍苍蝇”/166

## 5 那簇香味四溢的芒果

同那累累硕果相辉映的，是知青们在大岭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。

那年，我上了电影啦/171 那是个激情燃烧而又迷惘彷徨的年代/174 正是如诗如梦的年华/178 胶园连着全天下/182 一群没有“出场费”的业余“文艺明星”/184 我与朝阳创作组的故事/188 一本小册子翻出的记忆/191 “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”/194 连队所有能画的墙都画满了/196 喜摘芒果/197 我的团长，我的球队/199 我梦想日后成为作家/202 我和我的“挑灯夜读”老照片留个影/204

## 6 那段回荡峰峦的旋律

当年知青唱响的青春旋律，至今还在大岭的山峦回荡，可见知青们给大岭带去深刻的城市文化影响。

山里孩子们的第一次野炊/209 为大岭的孩子播下艺术的种子/210 我是七连知青中第一个代课老师/213 我爱大岭的孩子们/214 和袁世迪老师相处的日子/217 “知青”那点儿知识留在大岭/219 榕树下下来了一帮城里人/222 到黎族村寨“访贫问苦”/224 我开丰收35拖拉机给黎族兄弟拉石头/225 我不胜酒力，勉强喝了几口/227 被灌醉的知青躺在牛车上颠簸/228

## 7 那滴洁白无瑕的胶乳

当汗水凝结成洁白的胶乳时，知青收获的是知青们在大岭培育起的友情爱情。

我的“山楂树之恋”/233 与帅哥同路/235 卫生纸的故事/238 胶刀磨出的爱情/240 患病见真情/242 昙花一现的初恋/244 眼泪随着车轮的滚动哗哗地流下/247 风霜在她美丽的脸上刀刻斧凿毫不留情/248 邂逅定姻缘/250 思念海南一家人/252 小茅房里的情话/254 “小芳”，你知道栓仔在怀念你吗？/257 天涯海角同窗情/259 一个馒头的情缘/261 我和陆副场长相处的日子/262 我同阿贵的故事/264 “见识了农场武斗的场面”/266 探家路上，我们三人挤在场友家的阁楼/268 那年，我从高处坠下/270 我的知青太太/272

## 8 那个孤寂无碑的坟莹

埋葬着青春身躯的大岭，还在诉说着知青们在林莽中的历险与牺牲。

年轻的生命消逝在珠碧江/277 我的历险教训/279 在她身上拔出了70枚蜂蜜的毒

针/281 长岭山下的小河故事/283 那年，吃长鱼中毒了/286 狂风暴雨 毁我家园/287  
 河边蛇踪/288 爆破作业遇险记/290 讲起海南岛的蛇虫鼠蚁，我至今还起鸡皮疙瘩/292  
 我与疟疾打交道/295 “党代表”的通帽救一命/296 即将爆炸的一瞬间/299 惊魂未  
 定逃出炮阵/300 用钞票铺床睡了一个晚上/302 眼镜蛇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/303 山  
 猪一旦受伤，会成为最拼命的动物/305 我迎着倾倒的大树拼命跑/307 折腾了我整整  
 一个星期的山猪虱/308

## 9 那条曲曲弯弯的山路

曲曲弯弯的山路宛如曲折跌宕的文字，记录了知青们在那些荒唐岁月里的经历及在逆境中索求出路。

书页中蠕动的小虫/313 山猪哨棚里的偷读/315 我的白日梦/318 敢问情为何  
 物/322 影响我人生命运的“悬案”/324 那次差点寻了短见/326 我流出的眼  
 泪，是酸的/328 茅草房里的高考/330 黄连藤被连砍几刀以后流出的才是苦汁/333  
 河滩上捡到了一捆橡胶苗/335 一直困扰着我的“牛”/337 我的一件陈年往事/339

## 10 那些记忆深处的“我们”

### 一部关于“一个海南知青部落”的图像史

这些40年前在海南热带林莽中拍摄的知青生活的照片，再现当年“曾经存在过”的生存和社会环境，  
 还有其中包含着的知青们不为人知的情感和心中的秘密。

一个时代的姿态/343 跨越时空的再呈现/359 拓荒者的生存记录/373 那些悲喜  
 交集的瞬间/387 在形式表面和意识深处/393 另一种“时尚”/407

## 后记 /420

针/281 长岭山下的小河故事/283 那年，吃长鱼中毒了/286 狂风暴雨 毁我家园/287  
 河边蛇踪/288 爆破作业遇险记/290 讲起海南岛的蛇虫鼠蚁，我至今还起鸡皮疙瘩/292  
 我与疟疾打交道/295 “党代表”的通帽救一命/296 即将爆炸的一瞬间/299 惊魂未  
 定逃出炮阵/300 用钞票铺床睡了一个晚上/302 眼镜蛇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/303 山  
 猪一旦受伤，会成为最拼命的动物/305 我迎着倾倒的大树拼命跑/307 折腾了我整整  
 一个星期的山猪虱/308

## 9 那条曲曲弯弯的山路

曲曲弯弯的山路宛如曲折跌宕的文字，记录了知青们在那些荒唐岁月里的经历及在逆境中索求出路。

书页中蠕动的小虫/313 山猪哨棚里的偷读/315 我的白日梦/318 敢问情为何  
 物/322 影响我人生命运的“悬案”/324 那次差点寻了短见/326 我流出的眼  
 泪，是酸的/328 茅草房里的高考/330 黄连藤被连砍几刀以后流出的才是苦汁/333  
 河滩上捡到了一捆橡胶苗/335 一直困扰着我的“牛”/337 我的一件陈年往事/339

## 10 那些记忆深处的“我们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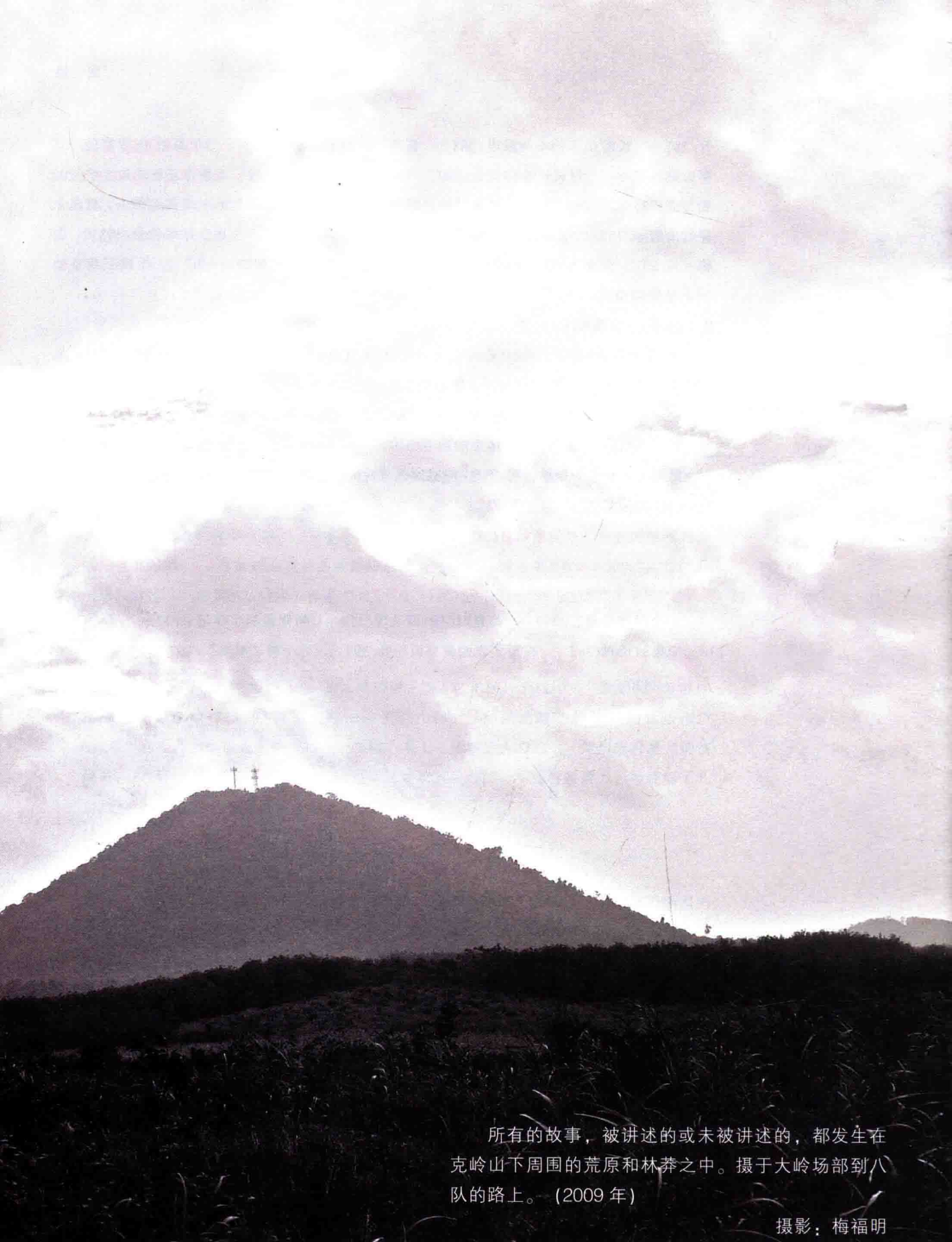
### 一部关于“一个海南知青部落”的图像史

这些40年前在海南热带林莽中拍摄的知青生活的照片，再现当年“曾经存在过”的生存和社会环境，  
 还有其中包含着的知青们不为人知的情感和心中的秘密。

一个时代的姿态/343 跨越时空的再呈现/359 拓荒者的生存记录/373 那些悲喜  
 交集的瞬间/387 在形式表面和意识深处/393 另一种“时尚”/407

## 后记 /420





所有的故事，被讲述的或未被讲述的，都发生在克岭山下周围的荒原和林莽之中。摄于大岭场部到八队的路上。（2009年）

摄影：梅福明

## 开 篇

在办手续过程中，我无意中发现我的档案中，有一纸当年父亲单位给父亲下的不公正的结论。我很怀疑，很有可能就是档案里的这张莫须有的处理意见，让我错过了多少次返城的机会，它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，让我在大岭呆了40年！

### 我在大岭40年的知青生涯

何伟贤、张燕娇口述，梁永康执笔

我叫何伟贤，名字比港澳名人何贤还多了一个字。何贤是因为有亿万身家而成为港澳名流，我却因在大岭度过了40多个年头而成了大岭的“知名人士”。

大岭知青中，知道我的大名的不多，我的绰号“开船佬”却几乎无人不晓，无论认不认识我，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叫“开船佬”的广州知青几十年了还留在大岭。这些年来，返回大岭看看的老知青都会“慕名”来探探我。

有一次，一位老知青到场部后，在路上看到我，竟然问我“开船佬”在哪里。你说好笑不？

来探我的知青朋友，总会提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还没走？

我读书不多，在大岭也没有一官半职，当然喊不出“扎根海南”的高调，其实，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想着返城，也一直在搞返城手续，其间真是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还是从我的绰号“开船佬”讲起吧。

我从小在广州西关所住的街道就是小有名气的顽童，小伙伴们都因为我父亲在航运局工作，给我起了个“开船佬”的绰号。我在家中排行老二，那年在知青下乡潮中，本来是我哥哥要下乡的，但父母看到我哥身体弱，胆小怕事，就让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我

顶替，于是我16岁不到便到了海南岛。

在知青返城潮中，知青们有顶职的，有上学的，有病退的，都陆续离开了。我也搞不清，每次知青招工、上学、顶职的名额，总是轮不到我。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学一下别人，装病搞“病退”呀，说到搞病退回城，我牛高马大的，谁信？

那时，我母亲和我弟弟已在香港，弟弟还经营了一家不错的公司，母亲在香港通过关系，搞到了一个单程到香港的名额。可能是母亲觉得当年让我顶替了哥哥到海南，让她感到过意不去，更有可能的是我在海南的境况比其他兄弟都差，母亲便执意把这个名额给了我。

当接到通知时，我却犹豫了。因为我放不下一个人，就是后来成了我妻子的阿娇。

阿娇是潮州市的知青，从九队调到我在的十四队当卫生员。当时我正在长身体，牛高马大，每月的粮食定量填不饱肚子。说来难信，有一次我砍伤脚住了卫生队，住院期间不但吃饭不限量，护士小姐总是有好吃的东西。为了能在卫生队多呆些日子，我还故意弄脏伤口，让伤口发炎。那次住了一个月的医院，一个月内吃了120斤大米，真是惊人。这次住院的经历让我知道，要吃饱，找护士。果然，新来的卫生员阿娇个子小，吃不多，我便常到卫生室去，她那里不仅有未吃完的粮食指标，更常有潮汕的沙茶酱，可口的小吃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彼此很熟了。信不信由你，暗恋她的潮安老乡因为吃醋还同我干过一架呢。

有一年，我母亲从香港到广州，要我请探亲假回广州见她，这对于我真是天大的难题——我那时，别说是“月光”，就说是“日光”、“时光”也不为过，每月22元的工资平日加饭加菜的，扣剩下几元，领到手后还未捂热，便换成食物装入肚子里了——要我拿出钱来探亲，真是要我命。这天在卫生室阿娇看出了我有心事，知道我的难处后，当天便跑了十多里的山路回到她原来的九队，问老乡借钱，连同自己的积蓄，筹了30元借了给我。这30元钱，在当时可真是个不小的数目，而且归还的几率几乎是零。难得的是阿娇对我的信任，对我的关心……



当时，知青中因为离别而断了姻缘的不在少数。我没有理由不珍惜这份在艰难困苦中培育出来的感情。我第一次错过了离开大岭的机会，阿娇也因为同样的原因，错过了回城顶职的机会。

（张燕娇：其实我当时是很有机会回潮州的。1979年潮州的知青陆续走了，父亲几乎每周都来信，说是现在很容易搞回城，只要到街道办事处填表，一般都行。父亲那时还跌伤了腿，要我一定回去。但这时我已结了婚有了小孩，开船佬的母亲正搞他到香港。我就取消回潮州的念头了。）

后来，我和阿娇在大岭结婚了，生小孩了，母亲还一次次想办法搞我到香港，但却因为我的原因，没有成功。

直到有一年，母亲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她要亲自到大岭看个究竟。她没给我打招呼，一个人通过海口华侨旅行社租了辆小车到了大岭。小车在大岭场部绕了几圈，母亲见人便打听，“何伟贤住哪里？”天啊，谁认识这个名字呀？

后来问到同是顺德老乡的老场长，才知道，何伟贤就是开船佬，这才找到我们家。这天为招待母亲，阿娇忙里忙外，东拼西凑，才弄出了一顿要过节才见得着的饭菜。可母亲却咽不下几口，她奔波了一天，看到了儿子生活了几十年的大岭，境况是那样的艰辛，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可以想象出母亲当时的心境，该有多难过。要不是抱着才8个月的小孙子，说不定会流下老泪。

饭后，阿娇哄孩子睡了，母亲才说了来意，这回是办好了我单程到香港的手续来接我的，连我到香港的机票都买好了。

（张燕娇：开船佬的母亲，即我婆婆那天也单独跟我谈了，她是约我到菜地的，说的是一下子很难把我们母子三人都搞走。她让我在大岭先呆着，每月给我300元的生活费，在那个时候这是个很大的数目了，要知道我才三四十元的工资。当时，婆婆说了多少话，我都听不进去，只记得我只回答了一句话：我跟着开船佬，不是贪他的钱，而是要他的人。）

第二天，我跟着母亲上了车。好心而又世故的老

场长对阿娇说，你跟着送到海口吧，以后会很难见面的。

在海口机场，母亲已过了安检口了。我站在安检的黄线边犹豫着，一边是年迈的母亲以及今后在香港舒适的生活，另一边是抱着才八个月孩子的阿娇及大岭贫困的生活。走？不走？心里头真领教了什么叫“七上八下”了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阿娇抱着小孩的身影逐渐占据了脑袋，终于，那一步我怎么样也迈不出。我当即去退了机票，当时母亲还以为是机票出了问题，找了机场工作人员理论，当了解到是我主动退的票，她也只好含泪离开了。

（张燕娇：我是拖着5岁的女儿，抱着才8个月大的儿子，把开船佬和他的母亲送到了海口机场。我那时心里也乱得很，我是理解婆婆的，也希望开船佬到了香港能过得好点。但是想想我带着这两小孩，朋友又走光了，我今后在大岭的日子怎么过？正在想着的时候，我看到开船佬从候机室走了出来。我们的心，是想到一起去了。）

就这样，在漫长的争取回城等待批准中，我和阿娇守候了40多年。虽然在大岭的生活是艰苦的，但我们从未分离过的日子却是甜蜜的，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我有时会对阿娇开玩笑，说当年你借给我的30元，我还了40年，现在还得一直还下去。

回大岭探望我的朋友会问我，几十年了，同学朋友一个个都离开了，你不感到孤单吗？开头，当我送走一个个好友时，把他们送到大溪桥，目送着离去的汽车，心情确实不好受。再一个人往回走十多里的山路时，孤单、无奈、无助的心情便会一阵阵地涌来。后来，送多了，就麻木了。

好在我这个人性格开朗，讲义气，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那种。朋友自然也多，老朋友走了，新朋友准能交上。

记得那时农场时不时就搞运动，有一次，工建队的两个广州知青被关了起来，罪名是“有写反动标语的嫌疑”。这事要是认定了，当时就是大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

当时我在武装连。武装连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执行武装任务，镇压坏人的。那天，我被指派去看押他们。

看到他们被关在里面，两人彷徨又惶恐，虽然他们跟我不是同一个学校的，平时不是太熟，但我想，人到这种地步最需要的是安慰、关爱。而且我分析，那条所谓的“反动标语”，笔迹稚嫩，不像是他们写的。于是主动和他们讲话。他们说，自己没做过的事倒不怕什么，就是每天关着，闷得慌。

我就像地下工作者那样，在看守他们送饭时，看看四下无人，就偷偷地在饭盒下面藏着书给他们。这真的要冒很大风险，弄不好，被人发现了，挨斗的就不是他们而是我了。

他们被关了一个多月，案件后来澄清了，不是他们干的。他们出来后，非常感谢我，我们也成了好朋友。

还有一些是共同经历患难生死的朋友，那还是在十四队时，在山上干了一整天，已经黄昏了，我们班几个人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的山路上。猛然间，看到山路上横躺着一棵盆口般粗的大树，再一看，不对啦，树干哪有黑白相间的花纹。借着夕阳的余晖再看清楚，好家伙，那不是树，分明是一条大蟒蛇！浑身的血似一下子涌到了头上，手脚却发冷冒汗。我马上回头告诉走在后面的老工人阿彬，他走前一看，也惊呆了，口里喃喃地说，来海南这么多年了，还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蛇。两人商量了几句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便向蟒蛇发动了进攻。

大蟒听到了人声，随即盘起了蛇阵，蛇头在中间高昂，舌头呼呼地伸着，随着我们进攻的方向摆动。我跟阿彬见接近不了蛇，便分开两头。我那时也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，把一根手臂粗的树连根拔起，随即把树掰成两段。阿彬拿起一段树干就向蛇头打去，被蛇一口咬住树干。阿彬便用死力捺住蛇头，我赶忙去拽蛇尾，可是蛇皮太滑，怎么也抓不住，倒是蛇尾像鞭子一样扫来扫去，我挨了好几下。后来我找到落手的地方，就是蛇腹部的肛门，我用手插入蛇肛门处猛拽。可是蛇的力量太大了，我们把它拉直，它一

下子又收拢起来。

还是阿彬有经验，早就听说过蟒蛇怕汗臭味，当地黎族老百姓在山上发现蟒蛇，他们会用汗臭的衣服来抓。正好我们已干了一天的活，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，再加上跟蛇拉扯了半天，全身更是被汗水浇透了，我脱下外衣，一下扑到被阿彬用树干捺住的蛇头上，随即把它包严实，说来也怪，刚刚还力大无比的巨蟒，长长的蛇身一下变软了。我和阿彬用锄头砸扁了蛇头后，也软瘫在草地上，再看刚才搏斗过的草地，周围的飞机草已倒下了一大片，这场搏斗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。

我们把巨蟒抬回连队，一过秤，哇，竟有80多斤重，三四米长。下来自然就是高高兴兴地把蛇开膛清肚，剥好蛇皮。我砍了一块蛇肉，同我的伙伴们加菜，老工人阿彬却不舍得吃肉，他有4个小孩，家庭负担很重，他想到了向连队职工出售蛇肉这一招，结果，蛇肉卖了10多元钱，蛇皮卖给收购站，也卖了50元。

谁知道节外生枝，这事被人告到场部去了，说是阿彬出售蛇肉，是搞资本主义，场部还派来干部调查，向我了解情况，我表示如果这也算资本主义，我愿意陪着阿彬“站波台”（挨斗）。有一段时间在连队的政治学习，指导员都点名批评，把这件事当做资本主义典型事例来批判。当时我手心攒出的汗水一点也不少于同巨蟒的生死搏斗。

（张燕娇：我就是喜欢开船佬的这种性格。我们喜欢帮人，别人也就乐于同我们交朋友。我在14队当了15年的卫生员，经我手接生的小孩少说也有一百多，别说是拿红包，就是多喝碗病员家的稀饭也没有。有时推却不了产妇家送来的食品，我就会在上交产包费中，多交上钱。场部医院的领导常表扬我自觉上交经费。有的产妇家住得远，我就让开船佬骑上自行车载我去接生。说我们在大岭会孤单，我还真感觉不到，你看，逢年过节，我家都会聚集知青朋友。头几年要开两围台，不过后来就少了，开一围也嫌多。经我手接生的小孩大的现在有30多岁了。到现在，

揭阳等地的知青朋友常邀我们去，看看当年我接生的孩子。难得回城后的知青好友没有忘记我们，他们回到农场的时候，总是会来看我们，对我们嘘寒问暖。我女儿还没到一岁，谭柏树同太太来场，看到我们带小孩很吃力，就接了我女儿到广州，还认了她做契女，一直带到近两岁。要不是我们想女儿，把她接回，他们还一直带着。逢年过节，或是他们聚会，总是忘不了给我们来个电话，开个玩笑；我的两个小孩，回广州读中专，都是由已经回广州的知青照顾，并帮忙安排工作……这一幕幕一桩桩，你说，我在大岭会觉得孤单吗？

知青朋友想了解的再一个问题，就是知青走后这几十年，我们是怎么过来的。大岭的生活条件，不用我说，知青们都可以想象得到。我们共一百来块的工资，还得供养两小孩，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。本来我母亲还常资助，后来就少了，她的想法是：给我资助多了，我们在大岭的日子好过了，就不想离开了。这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可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后来，农场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时，场领导对我这个唯一留下的广州知青十分关照，把我调到了场部胶厂。胶厂的工作不太忙，每年胶树开割时才忙些，平时会有很多的空余时间。大岭到公路的交通还不方便，我寻思着做做摩托车搭客的事情，既可以方便农场职工，还可以搞点外快帮补生活。于是，我让弟弟掏钱，帮我买了一台本田 125 摩托车。从此，我这个“开船佬”便开着这台陆上之“舟”，干起了搭客的营生。

由于我比较豪爽，从来不讲价钱，无论刮风下雨，路多难走，来个电话便出车，再加上我注意保养车辆技术好，客人都喜欢找我。

有一次，一辆吉普车抛锚在路边，我按一向的习惯，主动停下摩托，问要不要帮忙。后来又不问价钱，从几十公里外的城镇拉来吉普车所需的零件。车修好后，车上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了解到我是广州知青，不断地称赞我的为人，主动地说他也姓何，还留下了他的姓名和电话，说是有事就打电话找他。

后来真的有事找他了，一次我在路上被交警扣下了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，这位交警硬要把车扣下来，要我自己走回去。天啊，几十公里的路才到大岭，以后还得来领回，这怎么成啊。万般无奈之中，我想起了那位同姓，便给他挂了电话，当时这位交警在旁边嚷着：“你求爹求妈求谁都要扣车的啦！”不料这话给那边接电话的同姓听到了，事情来了个急转弯。

很快，交警所在队的队长过来了，他一边给我递烟，一边数落那位交警，说：“你知道这个人给谁打电话吗，公安局的领导啊，你的话被他听到了，他给我来了电话，这回我也帮不了你了。”我这才知道，我那次帮修车的主是公安局领导。刚才还挺凶的交警，这时连忙给我赔不是，请我给领导讲句好话。我想，交警也是“搵食”（工作）艰难，我自己开摩的也是“搵食”，何必跟别人过不去呢，我给领导去了电话，推着交警给我加满了汽油的陆上之“舟”离开了，那种感觉像打了一场胜仗似的，特爽。

以后，有朋友找我帮忙，我便到县里找那位领导，哪怕正在开会他也会停下会议，招待我吃住，叫人解决问题。就这样，我有了这位新朋友，我的陆上之“舟”在本县地头，真的是畅行无阻，我的摩托车走了 20 多年，40 多万公里，早到报废年限了，但交警说，这个大只佬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

大岭所在的县是黎族自治县，黎族老百姓的生活还很穷苦，族中有些年轻人无事可做，经常坐霸王车，即坐摩的不付钱，你还千万不可以同他理论，不然他会搞坏你的车，甚至揍你一顿，所以摩的仔们都不敢搭他们。

我也碰到过这些人，一次我搭了一个黎族小青年到荣邦镇，问他要钱时，他说，你还要命吗？正吵着，来了一位黎族村的长者，他问清原委后，叫人把小青年揍了一顿，然后对围观的人说：“这个大个子，是广州知青，好人噢。我们都知道他，在大岭从小小个长到了大大个，现在还留在这里，不易，以后谁都不能欺负他！”



听到这话，我眼都湿了，我想，我在大岭的几十年，我用真心换得了更多的朋友，好人有好报是不假，而“知青”这个符号，你只要珍惜它，同样会得到关照、赢得尊重。“最后一个留在这里的广州知青”的称谓，更让我得到许多好人的关注关照。

人的一辈子过得真快，转眼我就过了50多岁了。到2010年，一位好心的场领导告诉我，上面下了文件，像我这样在农场安了家的知青，都可以把户口迁回城市。在办手续过程中，我无意中发现在我的档案中，有一纸当年父亲单位给父亲下的不公正的结论。我很怀疑，很有可能就是档案里的这张莫须有的处理意见，让我错过了多少次返城的机会，它像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，让我在大岭呆足了40年！

为了撤销这一结论，我走访了父亲原工作单位，办事人员大多不乐意地听我讲述过去的故事，幸好接待我的领导也当过知青，他对我的这段际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歉意，并当即以党委的名义盖章撤销了该纸的处理意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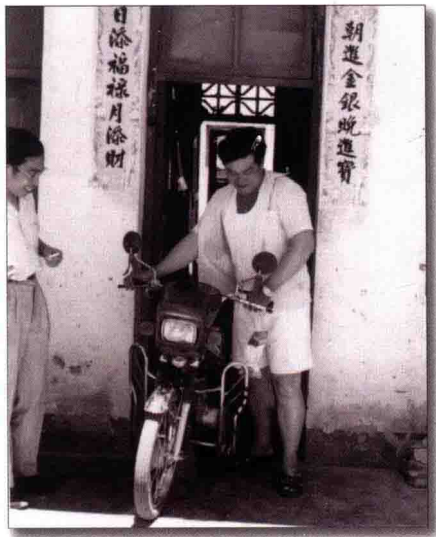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2010年，我和阿娇终于把户口迁回了广州。

我们在逐步适应繁华都市生活的过程中，还不时梦见大岭的蓝天青山，梦见大岭的那些刻满皱纹的脸孔，还有我家养下的天天能抓到老鼠的宠物蛇，当然了，还有我这开船佬那辆驾驭了20多年的陆地之“舟”——摩托车。



留守知青何伟贤、张燕娇夫妇（右二、一）在场部。（2005年）

照片提供：方金琪



因在大岭度过了40多个年头而成了大岭的“知名人士”。本文口述者和他的摩托车。

照片提供：何伟贤

# 1

## 那片灰蓝朦胧的南海

琼州海峡的海浪，录下了知青下乡之路的艰辛及他们对下乡之路的思索。

40年前，启航的红卫轮搭载着有一个共同名字——知青——的我们，驶出了珠江，驶向了南海，满船承载的，有憧憬与期待，有孤疑与无奈。船舷边海浪起伏，预示着知青命运的多舛，那片灰蓝朦胧的南海，记下了知青们路上的艰辛，更预示着知青梦想的朦胧忧患……









橡胶树和林段中的足迹，叙述着知青们多少理想的升腾与幻灭。摄于大岭八队的橡胶林段。

(2009年)

摄影：梅福明



## 船上不知是谁大声呼喊“战场上见”

黄榕儿

“知青”——知识青年，是一个很沉重的名称，它蕴含着一代青年人的追求、奋斗、迷茫、痛苦、失落、动力等丰富的内涵。对我来说，“知青”这个名称，带有理想色彩的沉重追求。

1968年11月，也就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发动的第三个年头，我登上了运送知识青年去海南农场的“红卫”轮船。在码头上，前来送别的人们，有的洒泪招手，有的向船上呼唤。

看到哭得泪人似的妹妹和瘦弱的弟弟，沉重的思绪涌上心头。妹妹过几天就要到广东韶关阳山插队，她比较激进，“文革”中，她常用一套套理论跟我这个保守派的哥哥争论。到阳山插队是她主动争取去的。学校里有两批勇气可嘉的同学，有6位女同学主动去黑龙江北大荒插队，她们说：“冰白雪顶要开花，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另一批是要求到粤北山区，决心改造落后的农村面貌，我妹妹就是其中的一个，这批同学多数是学校的学生干部，他们的决心真令我佩服。但此时，妹妹为什么要哭？

瘦弱的弟弟把两只手绕起来摆在胸前，他眼神有点迷惘，神情也无动于衷，他才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啊，家庭被冲击，母亲就把他送到农村的姨妈家寄居，他也前来送哥哥了。我掏出身上仅有的19元钱，跑下船去塞到他的手里。

回到红卫轮时，已看不到弟弟的身影，手上有钱了，饥饿的他大概是去买吃的吧？此时，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他现在的处境怎样了？“文革”前父亲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南方日报总编辑，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，已被隔离审查。前两天，我去向母亲道别，没有去见他，他不会怪儿子我吧？我何尝不想临行前见见父亲呢？

在我的心目中，父亲是真心实意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革命者，平时他没有搞所谓的特殊化，没有当官做老爷，而是日夜废寝忘食地工作。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父亲把几个刚懂事的儿女叫到身边，给我们讲述他参加抗日游击队的整个历程，要求我们要克服干部子女的骄娇二气，向工农大众学习，为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努力学习和工作。因为工作忙，父亲没有带我看一场电影，带我到公园游玩也是仅有一两次，可见这次专门的家庭会议的重要性。我父亲的这席话就这样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。



其实，干部子弟中，很多人是很有理想和使命感的。本文作者在海南海头镇海边。（1969年）

照片提供：黄榕儿

在父亲最需要家人给予安慰的时刻我没去见他，原因是我怕给母亲带来麻烦。

在广州三元里南方日报等报社干部集中“学习”的地方，我向母亲告别，我很担心她会难受。但是她很平静地吩咐我到农场要好好工作，不要挂念家里。在我要走的时候，她轻声地问我：“你要不要见见你爸爸？”当时父亲已被隔离审查，母亲无疑是鼓足了勇气，提出要我见见被隔离的“走资派”。我怕母亲因此被戴上不跟“走资派”划清界限的帽子，就说：“不见了。”转身就走。当我回望母亲的时候，这位当年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员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，眼里充满了母爱。

我属于省一级的“高干子弟”。很多人认为“高干子弟”多是纨绔子弟，或是作恶多端的衙内。其实，干部子弟中，很多人是很有理想和使命感的。然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首先冲击的就是我们这些“特殊阶层”的家庭。当时，我从受人尊重令人羡慕的“高干子弟”地位，一下子被推到被人诅咒的“黑帮子弟”的黑暗深渊。我家居住的带有花园式露台的宽敞住宅，被人进驻了，我们搬住到木板间隔的小房子里。

正当我依着“红卫”轮的船舷，沉沉地思索时，船上不知是谁大声呼喊：“战场上见！”接着船上下的口号声连成一片。我从沉思中回到送行的现实中，要到海南种橡胶的知青们为什么此时呼喊“战场上见”？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，我们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，不论在任何历史条件下，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。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的感召力，是如此的强烈地激励着我们，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，时时都在鞭策着我们努力学习和工作。雷锋、王杰、欧阳海是我们当时的偶像。解放全人类是我们当时最为崇高的使命，大概“战场上见”这口号最能表达我们的意愿吧。当然，被高呼的这个口号声中，也夹杂着某种的狂热，某种的情绪发泄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受工农大众欢迎的人。

这就是当时纯真而又沉重的心情。



## 茅草房顶有一线能看得见的星空

陈艳华

1968年，我离开家，从广州赴海南岛当知青。在当年风华正茂的知青岁月里、在我以后几十年的沧桑生活里，我都能备感到祖母她那透亮的眼睛关注着我，她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在我的一生中打下永久的烙印，使我难以忘怀。

回想在我即将离开广州的那些日子，我的心情难以平静。因我从小未离开过家、离开过父母和祖母，得知将赴海南当知青，我只要有空就依偎在祖母的身旁，祖母用手比画着再三认真地嘱咐我：“到了海南，要是看见老虎就得Z字跑。你已长大，人生的路是你自己走，要听教听话，不听话我都能看见。”我问：“海南岛很远的，你又没长千里眼，怎么看得见？”她老人家手指着天上说：“那颗星星就是我的眼睛”。一帮孙子辈的都在问是哪一颗？哪一颗？我心里明白祖母在哄我们。

1968年11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那天一早，妈妈躺在床上没有起来，作为家中的长女，我能理解此时母亲的心情。我饱含着泪对哭泣着的母亲说：“妈妈！我走了，您多保重！”转身和相送的父亲、大弟离开了家，来到广州太古仓码头，跟随着一群稚气未了的还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知青登上了红卫八号船。我抢了个靠舷边的位置，“呜——”的一声，船鸣笛将要离岸。真是，“汽笛一声肠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……”此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急忙从爸爸送我的黄色军用书包中拿出一个苹果扔给弟弟，大喊：“好好照顾奶奶！爸爸！妈妈！”我和二哥（也当知青）一走，家中只剩最大的才十三四岁的3个弟妹（此时的大哥也被华南理工学院安排在阳山山区接受锻炼），我深知年幼的弟妹又如何能扛得起这如此大的家庭责任？小不点的大弟弟又把苹果扔了回来。身旁的工人纠察队员对我弟弟说：“小鬼！哭什么！你姐姐过不久就会回来啦！”此时，病愈中的父亲对着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多来信啊！”转过身望着天空在抽泣，落泪。船动了，离岸了……这时，船上知青和送行的亲人、朋友们的喊声、哭声与汽笛声混成一片。前两年，在国外打拼了几十年的两个弟弟回国探亲，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情景。因为知青代表在誓师大会的主席台上曾铮铮地表示：扎根海南，报效祖国！所



祖母说：“你已长大，人生的路是你自己走。”本文作者（后排左一）参加“三·八”妇女代表会后与代表合影。（1970年）

照片提供：何清华